

文。 化。 扬。 州。

扬州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三个层次。
三种形态，即物质形态，如建筑、园林、街巷等；文艺形态，
如戏剧、曲艺、书画、工艺等；观念形态，如人文精神、民俗民情等。
三个层次，即学术、艺术、技术。
学术范畴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传播、艺术管理、
艺术政策等；艺术范畴包括：艺术创作、艺术表演、艺术展示、艺术收藏、
艺术市场等；技术范畴包括：艺术生产、艺术传播、艺术管理、艺术政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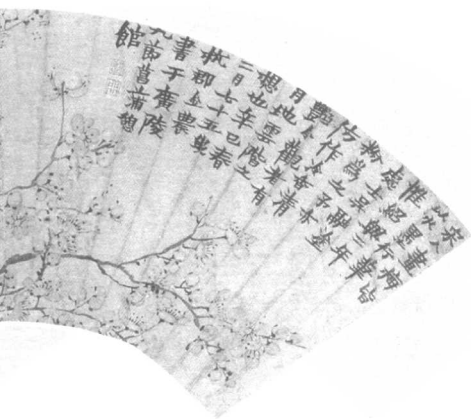
赵昌智 朱福娃 韦明铤 曹永森 著



广陵书社

赵昌智 朱福娃 韦明铤 曹永森 著

文化扬州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扬州 / 赵昌智等著.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9
ISBN 7-80694-178-9

I. 文... II. 赵... III. 文化史—扬州市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336 号

书 名 文化扬州
著 者 赵昌智 朱福炷 韦明铎 曹永森
责任编辑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glss@yztoday.com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冈西路 9 号 邮编 225008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94-178-9/G·3
定 价 22.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扬州文化的特点)/1

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3

二、兼容南北的地域特色 /9

三、雅俗共生的文化环境 /16

四、刚柔相济的人文精神 /22

第一章 遗踪历历说扬州(扬州历史一瞥)/28

一、扬州溯源 /29

二、位居南北的重镇 /32

三、霞映两重城 /35

四、淮左风云 /39

五、梅花岭上仰千秋 /45

第二章 扬州最盛汉唐清(扬州的历史地位)/51

一、广陵汉风 /51

二、“扬一益二” /60

三、东南繁华扬州起 /70

第三章 实事求是 不墨守(扬州的学术)/80

一、历代扬州学人和著作 /81

二、清代扬州学派 /90

三、近代扬州学术 /99

第四章 文章江左家家玉(扬州的文学)/112

- 一、扬州高雅文学 /113
- 二、扬州通俗文学 /119
- 三、维扬近代社会小说 /128

第五章 笔墨之外有主张(扬州的书画)/139

- 一、扬州书法 /140
- 二、扬州绘画 /144
- 三、扬州八怪 /148
- 四、扬州篆刻 /158

第六章 竹西歌吹古扬州(扬州的舞台)/164

- 一、扬州乱弹与扬剧 /165
- 二、昆曲来扬与徽班进京 /174
- 三、扬州评话、弹词与清曲 /185
- 四、广陵琴派 /192

第七章 古来未有之奇玩(扬州工艺)/200

- 一、扬州漆器 /201
- 二、扬州玉器 /208
- 三、雕版印刷 /215
- 四、扬州剪纸 /222

第八章 天下珍馐属扬州(扬州饮食)/227

- 一、扬州菜系 /228
- 二、四时食风 /234
- 三、茶与社会生活 /241
- 四、酒与社会生活 /246

第九章 扬州园林甲天下(扬州园林)/252

- 一、尽游玩之适 /253
- 二、园林多是宅 /254
- 三、春风阆苑三千客 /258
- 四、扬州以园亭胜 /262

五、雅秀天成,诗人本色 /270

第十章 也是《清明上河图》(扬州风俗) /275

一、暖日春风散管弦 /276

二、菖蒲香里看龙舟 /283

三、月中歌唱满扬州 /289

四、来年事事须如意 /294

第十一章 有朋纷自远方来(扬州的对外交往) /300

一、“香料之路”的来客 /300

二、一衣带水往来频 /309

三、新罗人在扬州 /317

四、马可·波罗与扬州 /322

五、扬州的以色列人 /327

第十二章 文藻偏能系客情(文学与扬州) /330

一、广陵潮声 /331

二、袅袅唐音 /333

三、淮左歌吹 /339

四、另番风韵 /346

五、绿杨吟唱 /348

六、近世新声 /353

后 记 /355

绪论

——扬州文化的特点



霁蓝釉白龙梅瓶（扬州博物馆藏）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积淀，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里形成的。在文化中，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也可以看到大自然的印记。文化具有强烈的区域性。不仅从全球范围看如此，如东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韩国文化不同；就是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如此，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既有同一性，也有区域差异性。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东部沿海文化与中西部内陆文化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位于“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扬州，其文化是中国境内众多地域

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特征最鲜明的地域文化之一。

扬州最早是作为古代九州之一闻名于世的。那时的扬州,几乎包括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等中国东南一大片地方。直到隋之后,扬州这个名字才为今天的扬州所专有,而行政建置屡有变化,管辖范围或大或小。我们所讲的扬州文化,地域上既不是指古代九州的扬州,也不是指现在行政区域的扬州,而是指江淮之间这一大片土地。扬州文化是指以扬州为中心、为表征的江淮流域的文化现象。

据考古资料,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今天的扬州已经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它倚海濒江,得天独厚,气候温润,物产富饶。高邮龙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产生了原始的稻作文化。西周,这里建立了干(邗)国,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城邗,沟通江淮”,扬州从此开始了她的城市发展史。在近2500年的历史中,扬州曾几度辉煌。汉代,扬州称广陵、江都,长期是王侯的封地。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促进了经济发展,扬州出现了第一次繁荣。隋炀帝利用邗沟开通大运河,实现了黄河、淮河、长江的连接,促进了三大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奠定了唐代扬州空前繁荣的基础。唐代的扬州为东南第一大都会,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是南北粮、草、盐、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时有“扬一益二”之称,这是扬州第二次发展高峰。清代,扬州占漕运、盐政、河务三大要政之地利,加之康熙、乾隆六次“巡幸”,刺激了扬州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再度上升,出现第三次繁华,跻身世界十大城市之列。在繁华的同时,扬州也经受了多次的破坏与劫难。

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而地域文化环境又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

用。在这样一种背景和环境成长、发展起来的扬州文化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扬州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种形态，三个层次。三种形态，即物质形态，如建筑、园林、街巷等；文艺形态，为戏剧、曲艺、书画、工艺等；观念形态，如人文精神、风俗民情等。三个层次，即学术、艺术、技术。不是说其他城市没有这些，但像扬州这样，差不多每个门类都能自成一派、独树一帜的很少。

学术璀璨夺目。西汉董仲舒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参加诏贤良对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当年被委为江都相，辅佐易王刘非。在江都（扬州）期间提出了“正谊明道”这一命题。所谓“正谊明道”，完整地说，即“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儒家高标准的道德理想。对个人来说，不可谋一己的私利，不计较一时的近功。用之于国家，则“谊（义）正于人间，其利莫大焉；道明于天下，其功莫大焉。”也就是说，合乎义的利，乃是长远的利，公众的利；合乎道的功，乃是广大之功，天下之功。这种道与义、功与利的矛盾统一和相辅相成，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使得素骄好勇的刘非收敛所为；在扬州也树立了一种道德风范。而且其治学时“三年不窥园”的佳话给扬州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开扬城一地治学精研之风，直到二十世纪初新式学堂创办时还以“仪董”命之。隋唐学者扬州人曹宪及其弟子李善为《文选》作注，可谓泽及后代。特别是李善的注，征引繁富，解释精审，使《文选》由原来的 30 卷扩展为 60 卷。李注引书达 1689 种，保留旧注 29 种，遍及四部乃至佛道。由于李善博极群书，所以其注能阐幽发微，追本溯源，深入而精确地揭示作品的

写作背景。有人称赞李注为“考证之资源”，又有学者指出：“注《选》之学，或道其源，或畅其流者，大都皆扬州人士，呜呼盛已。”正是有了《文选》李注，方才有了“文选学”，最初形成于扬州，渐渐发展到汴、郑等地，名震京师，影响及于全国。中国第一部记录典章制度的巨著《通典》系杜佑编纂于扬州任上。《通典》特别重视食货，这与扬州的经济繁荣是分不开的。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整理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未有能及之者”，在学界并称为“大徐小徐”。清代学术中坚是“经学”，扬州学派发挥了重大作用。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学派不立门户，不重声气，实事求是，“广大圆通”，在名物训诂、专经研究以及哲学、史学、地理学、数学、金石学乃至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扬州学者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他们打破汉、宋之间畛域，考证精详，义理通达，突破前人。尤其他们对科技研究的重视，已开近代的先河。如焦循探讨加减乘除之理，发现了加减乘除的基本定律和各种算法的逻辑思维，著《加减乘除释》一书。他还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用符号来表达运算定律的学者，以甲乙丙丁表示现代数学中的拉丁字母，是一个创举。阮元编写的《畴人传》46卷，收载我国远古至清中期的天文、数学家243人，附西方天文、数学家37人，实际是一部包涵中西的专题科技著作，阮元称其为“儒流实事求是之学”。在扬州的数学家中，罗士林校的《四元玉鉴》、刘彝程（刘熙载之子）所撰的《简易庵算稿》，都是列入我国数学史的名著。在清代嘉道年间至民国中叶，扬州还出现了太谷学派，它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佛道二教观点，被称为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从汉末到清末，仅扬州人的各种著作就有2400多种近2万卷之多。《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囊括从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370多名学者，其

中扬州籍学者达 33 人。到了现当代,又出了一位大学者任中敏,他是近现代散曲学宗师、唐代音乐文艺学的奠基人。扬州学术可谓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艺术领异标新。无论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戏剧曲艺,还是漆器、玉器、刺绣、玩具、灯彩、剪纸、“八刻”等工艺美术,扬州都有着突出的成就和独特的传统。谈文学,汉初文学家枚乘、邹阳均活跃于扬州,枚乘的《七发》,不仅开“七”体之先,而且也研究扬州历史地理的变迁提供了资料。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为扬州宝应人。唐代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 60 多位诗人先后歌咏扬州,留下 200 多篇佳作。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杜牧“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都是千古绝句,而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借旧题自创新意,音调谐美,诗境清远,贯通时空,蕴涵深邃,有“孤篇盖全唐”之誉。闻一多甚至称其为诗中之诗,顶峰之中的顶峰。宋代文豪欧阳修、苏轼先后任扬州知州,倡导文化,流风百代。元代扬州人睢景臣的散曲《高祖还乡》,是古代讽刺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明清两代,扬州文士辈出,各领风骚。施耐庵、汤显祖、王士禛、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魏源、龚自珍等文学巨匠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不与扬州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谈书画艺术,从皇象、李邕、李绪、李思训、李昭道到扬州八怪,都极有影响。特别是扬州八怪,他们以创新的勇气、独特的个性、泼辣的画风,一扫“四王”笼罩下的画坛仿古摹古的沉闷空气,为世人所瞩目。印坛上徽派、浙派的形成也都与扬州有不解之缘。谈戏曲,扬州自古就是戏曲名区,清代设梨园总局,成为全国南方的戏剧中心。四大徽班即从扬州进京,三庆班班主高朗亭为扬州人。由民间花鼓戏、香火戏和扬州清曲融合而成的扬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拥有班社几十个、大小剧组近 500 个,活跃在上海、杭州、

南京、镇江等一大片区域。周总理称赞扬剧“曲调优美,变化多,很好听”。扬剧《百岁挂帅》、《夺印》、《皮九辣子》曾三次在全国引起轰动。曲艺历来繁盛,清咸丰年间评话和清曲艺人达 600 多名。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年间,“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指扬州清曲),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指昆曲),群一噓而散。”襄阳小曲、广东南音、东北二人转等 20 多种戏曲曲艺莫不受扬州清曲之滋养。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曾令老舍等大师折服。玉器、漆器、刺绣、剪纸都有悠久历史,鲜明特色。扬州盆景一寸三弯,片片为云,自成一派。扬州雕版印刷起始很早。唐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即提到“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的最早刊本,即由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刻印。清代扬州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其中尤以曹寅奉旨所刻《全唐诗》,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通称《五局合刻本》)最为著名。而今,广陵书社已成为全国唯一保留全套雕版工艺的正式出版社,被誉为“中华一绝”。

技术名闻遐迩。主要是指理发、沐浴、烹饪技术,即俗称“三把刀”。能把与黎民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技术提升到文化层面,诚非易事。枚乘《七发》谈到饮食之美时,写道:“刍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搏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臠,勺药之酱,薄著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这应看作是最早的维扬食单。到了隋唐,扬州成为东南经济中心,“夜煮百羊,以供酒饌”;“万商日落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玉瓶沽美酒,衔杯大道间”。明清“扬州饮食华侈,制度精巧,市肆百品,夸示江表”,“涉江以北,宴会珍错之盛,扬州为最”。单

是清人咏食史、咏厨艺、咏酒楼的诗篇就有 200 篇以上。扬州厨刀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脱颖而出、四海扬名的。新中国成立,淮扬菜成为“开国第一宴”的主打品种,扬州人以更新的理念、更精的技艺、更美的追求把扬州美食进一步推向高峰。2002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特色扬州》:“令扬州人骄傲的是,只有 50 万人口的小小扬州城,却是全国最大的烹饪教育基地,目前共有烹饪院校 6 所,是全国第一个办烹饪学院的城市。”而今扬州已被中国烹饪协会认定为淮扬菜之乡。扬州沐浴业的历史也十分悠久,1993 年扬州城郊出土的战国墓葬中就有直径 60 厘米的灰陶沐盆。在高邮天山汉广陵王刘胥陵寝中还发现了一个长 3 米、宽 3 米、高 4.5 米,呈“L”形的洗浴间,连同完整的双耳铜盆、铜浴盆、搓背用的浮石、木屐、铜灯、园漆浴凳,精美绝伦,令人赞叹。扬州沐浴何时成业,史无记载。但苏轼元丰七年六过维扬途中,十二月十八日浴于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词中透露了沐浴业的信息。其时,扬州置淮南东路,路领十州,包括泗州。元丰年间进士李之仪在扬州写的“北自得二妙,洗尽平生垢”,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乾隆年间,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浴池之风,始于邵伯镇郭堂,后徐凝门外之张堂效之。城内张氏复于兴教寺效其制以相竞尚,由是四城内外皆然。”扬州修脚师们把相传曾为周文王修脚治病的冶公奉为鼻祖,立庙祀之。但修脚真正成为独立行业,大约应为清代。董伟业《扬州竹枝词》写道:“求条签去修双脚,嗅袋烟来剃个头”,证明扬州修脚的历史至少 300 年了。到清末民初,扬州人更成了全国沐浴业的重军。近人郁慕侠在《上海鳞爪》中说:“擦背、扞脚、剪发三项,为浴室中常备的工役。顾此三项工役的籍贯而论,计分三处,一扬州帮,二丹阳帮,三句容帮。以人数多寡言,扬帮最多,

丹阳帮次之,句容帮最少”。而今修脚由“技”入“艺”,大师辈出,连同擦背、按摩已成系列,成为扬州乡民致富的重要门径,扬州服务业的一个特色品牌。扬州理发业从考古发现看,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近几十年,扬城西北郊发掘的几十座汉墓,无论是王侯将相墓,还是寻常百姓墓,都出土了大量理发工具,如牛角和铜质的发簪、笄,木梳、木篦,漆器梳妆盒等。而西汉女俑的绿鬓云,则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发型发式。唐代扬州已流行假发盘髻。明清更盛,仅《扬州画舫录》载,就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罗汉松、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八面观音诸义髻。看来,清以前,美容美发以“美”为主;入清以后,男人才以剪发、剃发为主,理发刀也才成为理发的主要工具。传康熙、乾隆六次南巡时,理发均由扬州师傅承担,遂有“御赐一品刀”之誉。扬州理发不仅讲究刀法,还讲究手法、指法,“虽云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近十年来美容美发再次叫响。这一行也走了个“之”字。

许多谈论扬州文化的人往往囿于一孔之见,只知“扬州三把刀”之享受,不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只知“扬州八怪”之盛名,不知扬州文脉之绵长;只知扬州工艺之精美,不知扬州学术之精深;只知关于扬州的种种传说,不知扬州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当然,学术、艺术、技术三者也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机联系的。比如,扬州园林就是在“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指导下,在艺术家的精心筹划下,通过匠人的精湛技术来完成的。何园的片石山房就是石涛的大作。而扬州的玉器、漆器之所以为列代珍藏,就是因为有匠心、无匠气。在扬州厨师中更有所谓“诗厨”,即可以根据古人诗意做成一桌菜,或以诗句作菜名。扬州厨师新创“红楼宴”、“春晖宴”、“秋瑞宴”等,得到冯其庸、王世襄等美食家以及中外客人的称赞,诚非偶然。2005年国家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就有雕版印刷技术、扬州清曲、扬剧、扬州评话、玉器、

漆器、剪纸等七项列入名录,应该说这是实至名归的。

二、兼容南北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区域文化研究日趋繁荣。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就是邻近的区域文化都力图把扬州纳入其中。吴文化、楚文化、徐汉文化、徽州文化皆然。而这正表明了扬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南北兼容。胡兆量等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概述》中指出,南北差异是文化区域差异的主旋律,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南繁北齐,佛学上南顿北渐,文学上南骚北风,戏曲音乐上南柔北刚,武术上南拳北腿,饮食上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建筑上南敞北实等等。虽不尽然,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试从扬州文化的一些具体表现出发对其南北兼容的特色作一些分析:

熔南北之长于一炉。这主要反映在工艺品的制作上。恩格斯说过,文明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换句话,城市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手工业和农业分工固定化的产物。而手工业的发展、发达程度又是同该城市在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处的等级有关。扬州玉器、漆器等自古以来就是高级奢侈品,工艺技术水平高超是同扬州历史地位、经济水平分不开的。扬州城郊出土的汉代玉器、漆器数量多,制作精。唐代扬州除赋税外,由地方官员进贡朝廷的珍宝器玩不计其数,殃及百姓。以至皇上不得不下诏“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其实何尝停呢?直到晚唐,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进金银器状》、《进漆器状》、《进御衣段状》、《进绩绢锦银绮等状》等代笔之作留下了高骈大量进贡的记录。而清代更盛。乾隆十五、十七、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四等八年,两淮

盐政进贡的玉器总计达 273 件(对);乾隆十五、三十六、五十四等三年,进贡的漆器 10 种 20 大类 87 件(对)。扬州设有玉局,玉器除进贡外,还承制朝廷陈设。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六件大型玉器均出自扬州工匠之手,《关山行旅图》、《玉龙玉瓮》、《丹台春晓》、《会昌九老图》皆为巨制,尤以《大禹治水图》为最,重 5330 公斤,高 224 厘米,宽 96 厘米,为世界玉器之王。整个工程从选料、设计到刻字完成整整 10 年,而在扬州从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开工到五十二年六月完工,就耗时 6 年,用工 15 万个。这些大型玉器庄重、质朴、浑厚、粗放,与小件玉器玲珑秀丽形成鲜明对照,这是此后扬州玉器兼有“南秀北雄”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扬州漆器亦然,兼南北之长,形成“清、精、雅、健”的艺术特色。以漆屏风而言,北方的木坯坚固厚实,或显宫廷风格,庄重、古雅、雄浑、繁富,或呈民间特点,粗旷、豪放、饱满、浓艳;南方的木坯轻灵纤巧,漆面光亮平滑,格调玲珑细腻,用色明快秀丽。而扬州漆屏,精雕细绘而不纤弱,侧重于南方之秀;端庄雄健而不粗放,兼有北方之雄。外部造型简练朴素,不作繁琐奇特的变化;主体画面,疏朗雅致,热而不俗,清而不淡,无富贵气,无脂粉气,而有书卷气。可以说南北方的主要装饰漆艺在扬州漆器中融汇贯通,而平磨螺钿、雕漆嵌玉则充分展现了扬州漆器的自身特色。

合南北特色于一体。以园林为例。陈从周先生讲过:“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园林与其它文化一样,都有地方特性,这种特性形成还是多方面的。”扬州园林要确切地说出起于何时,有困难,但西汉时吴王刘濞曾在扬州北郊雷陂筑钓台,是有记载的。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徐湛之来广陵任南兖州刺史,曾构筑园林,“广陵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茂,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盛,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隋炀帝数次到扬州,大造离

宫别墅,如江都宫、显福宫、临江宫等,可说是宫室与园林的结合。而且大批北方工匠来此,与南方工匠共同合作,促进了园林建筑技术的交流与提高,奠定了扬州园林兼容南北特点的基础。唐代,从姚合“园林多是宅”的诗句中可遥想当年扬州园林盛况。扬州园林极盛时期则是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颇具规模的园林数以百计,故有“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之誉。园林建筑从外观到制法,都介于南北之间,又兼两者之长。如与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园林比,扬州园林少的是登高远望的阔大气象,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概,一览无余的旷达气息;多的是回环曲折、柳暗花明的精巧布局,衡宇相望、门窗轩豁的宽阔襟怀,精雕细刻、陈列高雅的文化氛围。而与苏州园林相比,总体风格同样是文气、灵气、秀气,而扬州比苏州少了一分雕琢,多了一分质朴;少了一分繁富,多了一分简洁;少了一分柔腻,多了一分刚劲。具体而言,如屋瓦外墙,京都红墙黄瓦,流光溢彩,富贵骄人;苏州是粉墙黛瓦,黑白分明,娇巧迷人;扬州则是青砖青瓦,一任本色,清香沁人。如叠石,扬州不产石,而无处不置石、用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叠石胜。”扬州众多园林采用湖石、黄石、宣石、乌峰、石笋等不同石块分峰选材,随心所欲,或叠山,或点缀,“小仿云林,大宗子久”,非他处可比。如造屋,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评曰:“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工匠断断不能也。盖厅堂要整齐如台阁气象,书房密室要参错如园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称妙手。今苏、杭庸工皆不知此义,惟将砖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题立局,亦不知随方逐圆,但以涂汰作生涯,雕花为能事。”具体景点,如莲花桥,则是兼南方之秀、北方之雄的代表作。其桥墩条石砌就,雄壮厚实,其桥亭飞檐翘角,精巧玲珑,难怪桥梁大师茅以升先生誉之为“艺术桥”。